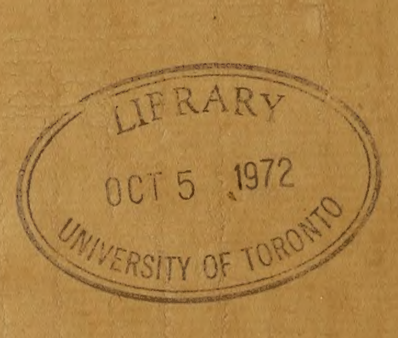

LIBRARY
OCT 5 1972
UNIVERSITY OF TORONTO

長治縣志

祥異
藝文自周至元

第七冊

長治縣志卷之二十一

知縣事沐陽吳九齡景文甫修輯

祥異

修德之要在於立誠故

聖世不尚祥符正所以敬

天而勤民也然而感應之机捷於桴鼓徵之曩昔亦往往

可見焉夫景星卿雲在天者忽焉而成象山車河馬

在地者忽焉而成形種種瑞應惟文明之世始克有

之類非人力之所能强致至於二氣之祲五行之沴

或亦氣機之偶然而惟反身以修德則能轉禍而爲
福祥以示慶異以示警非偶然也若夫一邑之中上
不盡乃心下不勤乃職雖有嘉祥無因凝奉人事有
失何言天道哉志祥異

漢五鳳中上黨大熟司農耿壽昌請羅郡穀民稱便

永康元年上黨地裂

建寧四年上黨地裂

晉泰始元年鳳凰見上黨

太康元年三月雨雹傷麥　五月雨雹傷禾

元康五年九月災風傷稼

後周廣順二年河南北旬日無鳥皆聚澤潞山中壓樹枝盡折是歲病疫亡者甚衆

唐正觀三年潞州獻嘉禾

景龍元年元宗爲潞州別駕境內有黃龍升天出獵所至有紫雲如蓋　四月二十七日潞州日有抱戴潘炎有賦　八月十四夜月有重輪潘炎有賦載題咏志

二年二月渡潞河有鹿來迎獲之甚馴　九月黃龍見郡城東　三年三月渡漳河有赤鯉騰躍水上　六月

黃龍見伏牛山　七月郡城內外有巨人跡長二尺五寸　十二月郡邸有紫氣繞室　潘炎有賦載題咏志

正元十年潞州進白鵲　十五年進白烏　張說有賦載題咏志　二十一年進白鵲芝草嘉禾　上黨慶雲見

開元十二年潞州大旱帝設壇宮中親禱暴立三日

八月潞州霜殺稼　十三年潞州獻白鹿

後周會昌元年五月潞州市火

建隆三年秋七月潞州雨雹

宋乾德二年潞州風雹傷禾

淳化三年潞州上嘉禾異壠合穗有圖詔示郡臣

治平元年春潞州不雨

建中靖國元年十二月潞州地震彌旬壞城壁屋宇壓

斃人畜

元大德六年潞州地震壞學宮獨存大成殿

至大四年六月潞州雨害稼

延祐三年潞州地震　六月漳水溢壞民田二千餘頃

明正統七年潞州歲饑斗米銀三錢

成化四年潞州嘉禾一莖六七穗二三穗者尤多

年三月雨雹大如鷄卵　十八年秋潞州大雨連旬高河水溢漂流民舍溺死人畜甚衆　十九年大饑　二十二年大旱禾盡稿人相食　二十三年歲薦饑瘟疫大作餓殍盈野事聞遣刑部左侍郎何喬親賑給之

弘治八年春夏大旱知州馬暾遍禱山川之神清獄斷刑禁屠沽茹素庵人以乾腊進暾怒揮去曰欺人能自欺乎乃出就外是夕大雨　九年潞州官舍有桃生一蔕二實者茄生一蔕二實或四五實者比年大稔斗粟十文

正德六年三月二十日潞州甘露降　七年六月有黑
眚日入卽見不能辯形但見黑氣如斗大團團自屋
上滚下著人卽膚坼血出或黃水皆有爪痕入一二分
經月始愈不受藥餌城中及四鄕鳴金擊鼓燃燈爆竹
比屋喧然達旦如是者兩月化白氣蔽月西去　九年
四月有星如碗晝見於南
嘉靖四年六月雹大如鴟卵麥禾盡傷　八年夏蝗起
山東河南至潞州亦傷禾稼　十二年冬十月十七日
夜星殞如雨天色遂赤是歲雲中有變　十三年七月

五日夜有星貫月　二十一年七月朔日食見星如深
夜是日　至太原遊騎亦至潞境城中戒嚴　三十四
年冬十月彗星出昴北行漸至斗　十二月十三日夜
陝西蒲解地大震潞州地亦震動移時人畜有傷者
四十一年夏四月大雪殺桑民失蠶花果不實
萬曆元年秋太白晝見　五年冬十月朔彗星見指東
北長數丈經兩月　六年十一月西城濠中冰成龍形
鱗甲頭角皆具如雕鏤狀蜿蜒曲折長里許　七年秋
潞州衛演武場鐵砲滴血　九月二十一日未時無雲

而雹其先有霏烟若縷有龍形首尾彷彿可辨自東北
上見　八年九月二十七日夜五鼓地震未刻又震
冬彗星見月餘　九年四月初一日城北門自闔是歲
大疫先年自陝西西邊起頂腫即死病不敢問死不敢
哭傳染神異宣大諸邊死者過半明年至潞人皆佩符
夜放砲達署避禳軍門刻藥方遍布郡邑　十三年冬
無雪　十四年春風霾蔽天經旬不止　五月方雨民
始播穀　八月十七日遂降惡霜禾實盡枯有司以聞
遣戶部員外郎王之輔出帑銀糴粟仍發倉廩煮粥以

鋪之　八月初二日大雨如注文丙都室宇盡圮地壅閼不可耕人口傷者百餘時方憂旱而此地苦水亦異矣　一十五年春大疫死者枕籍是時部使者數以年饑具疏特發銀九萬給農家牛種仍糴粟減正價四分糶之以惠貧民　三月初三日申時從東北地震隱隱有聲至戌時復從西北動搖戶牖震響　七月中邑圃茄有一蔕二實或三四實者　三十三年冬大雪　三十五年二月二十一日初昏時有流星墜西方須臾天鼓鳴　三十七年無蠶　夏秋不雨無稼　四十一年九

月二十一日地震　四十四年蝗　四十六年彗星見
白氣長丈餘五十日始沒
天啟四年冬大雪三晝夜樹枝多折　六年夏日中見
斗
崇禎九年七月蝗食禾生蝻　秋桃李復花　十二年
冬無雪　十三年春不雨四月不雨六月不雨歲大饑
斗米銀七錢人相殺食僻巷荒郊無敢獨行者漳河竭
十四年秋霪雨凡十七日是歲豐稔　十五年元旦
風霾晝晦道絕往來　十六年冬鬼哭郡城東南隅爲

閒田曠野素稱闃寂至是每入夜輒聞鬼哭聲其聲甚哀千百爲羣嚎啕斷續漸遠漸微陰晦尤甚如是者三月越明年闖賊渡河郡城不守　十七年二月初九日大風自燕京以南大河以北同日大風皇華館大門榱桷瓴甓忽爲掀起　四月霜　秋大疫病者先於腋下股間生一核或吐淡血卽死不受藥餌雖親友不敢問有闔門死絶無人收葬者

國朝順治三年七月飛蝗蔽天向西南去　四年七月二十五日飛蝗入境集樹枝俱折未食禾　五年八月夜

地震有聲　六年正月十一日雨雲雷電交作烈風大起　太白晝見　八月豹入城　七年七月二十七日雨雹大如雞卵殺稼　八年五月霪雨八十餘日傷禾房屋傾頽者甚多　九年四月二十三日雨雹大如雞卵屋瓦俱碎　十年五月十九日郡城西樓災樓貯火藥值雷雨忽作霹靂聲將樓劈去根基剷削如洗鐃鐃木石有飛至二三里外　十一年春流星貫月月正上弦徘徊天漢一星流而漸近遂入月中食頃方退　十二年旱　八月雹　十三年日食既　十四年近城有

虎豹　十五年潞澤營兵丁王士秋一産三男　五月二十七日雹　十六年四月二十日雨雹　十七年七月二十六日雨雹　十八年三月初三日起民間房屋空中擲石數月方止

康熙元年八月內霪雨連旬民居衙舍半爲傾倒　三年六月旱　九年彗星見長丈餘數月方没　四年八月四日雹五日霜禾苗盡損　九月天鼓響　八年五穀成熟大有秋　十年六月大旱人民驚惶知縣姜愃齋戒步禱三日後霖雨霑足是歲大豐　十一年七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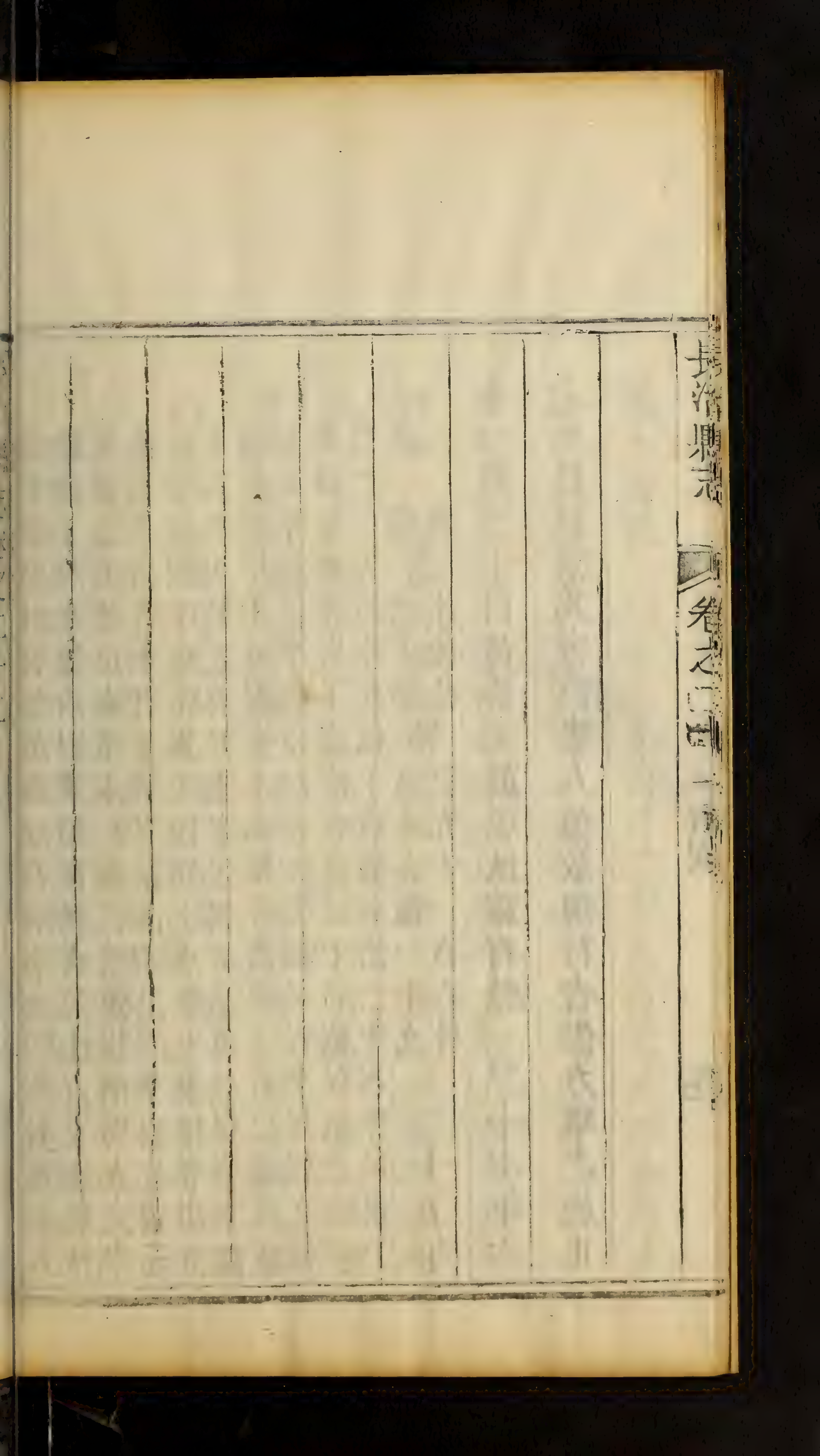
內飛蝗蔽天集潞城十餘日不入長治地境知縣姜愃親詣祭禱由襄屯一帶飛去是年大豐十二年八月內長治獻嘉禾一莖五六穗大有秋 以上照依舊志 十七年針滰村地中有影如池沼人物悉見波濤東逝一望淼然文獻通考名曰地鏡 潞志拾遺 十八年七九十月地連動有水流聲 十九年正月十五日日忽分二復合四月朔有三日狀如鬬十月彗出四鼓時柄在東南十一月朔有白氣亘天漢書名蚩尤旗 二十年二月二日天鼓鳴 八月蚩尤旗又見 二十一年十月六日地震有

聳　二十三年穀秀雙穗及三四穗巡撫表聞　二十五年十二月庚申日環三珥　二十八年韋儀里民章椎和妻宋氏年一百一歲邑令山左于區以百齡上壽　二十九年四月連霜樹葉凍死　三十年五月霜夏大旱　漳河斷　六月蝗　三十三年北城樓自火　三十四年民張自富妻王氏一產三男　四月六日午刻天鼓鳴日落地震有聲屋瓦搖落三十日雨雹傷禾　五十三年大旱民竊　五十八年地動　五十九年三月黄風屋瓦及平地有刀劍金錢形　六十年旱蝗

價每斗四錢民饑太守邱司馬傅捐俸命紳士於漳澤壺神頭韓店上坊設局賑濟嗣復勸紳士施粥民賴以全活四處各有碑記　雍正三年二月十九日天鼓鳴
九年秋夏大旱知縣郭麟生設法勸捐遣紳士等分賑之
乾隆二年九月地動　六年十二月十二日潞澤營兵謝金成妻魏氏一產三男　八年五月日出頳色照墻壁皆紅酷熱死者甚多　九年四月彗星見西方經月餘　十年二月日三環　十七年七月十五六七日大

風禾盡殺　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九日有火珠來自東北落西南方　二十三年秋雨傷禾米價騰貴　二十四年七月大旱米價較常過倍每斗五錢有奇本縣吳詳明　上憲開誠勸令賙恤邑紳士商民樂輸共出小米三千六百五十石八斗高粮三千六百五十石八斗城鄉設立米厰十處紳士司平糶不假胥役之手按市價以七分折減民免流亡　庚燦出過平糶市石米高粱二百石張奇馨張奇勳牛位極牛會極李梓李樹牛士通牛士達以上各出一百五十石胡廷齊李天福各出一百二十石馮有馮郭景文王攀桂庚璠各出一百石張珩宋友蘇王瑞麟劉于恭各出八十石宋文端宋仕端各出七十石賈宗元

高村選郭兆有郜萬興胡君璠李光熙邢封邢宋大
顯崔士超李懷白劉秉鉅賈珮玫張仕吉宋世恩郭
世鼎趙丕緒田奭常依仁秦世德張振儒馬大文宋
化民各出六十石王煥文崔占元王誼李唐佐張元
祿宋溥淵牛卓常寅宋四知王承業王秉權各出五
十石邢周封王震郭正宰張鵬萬郜萬鍾崔珩宋國
信郝登甲毛昇翟安王鵬翔各出四十石史繼班董
良必李盡臣李勳臣胡金誥張毓模程全恩郭文舉
段謙袁琰郭密王書度各出三十石劉保范德全各
出二十五石李廷樞王肅儀各出二十石李斌出十
石　鹽商范天錫等出米高糧一千九
當商李汝提等百九十一石六斗　二十五年
十一月二十日黃昏天鼓鳴地震有聲　二十七年六
七八月豺狼爲害白晝人無敢獨行者併力驅之旋止



知縣事沭陽吳九齡景文甫修輯

藝文

龍門五帝本紀云夫學者載籍極博猶考信於六藝則知荒謬無稽之文適足以惑人心志無論自古在昔及時行世有類此者皆當棄置弗道比之姦聲亂色不留聰明焉又考史記傳儒林而不及藝文班固前漢書始志之爾時去秦未遠刼火之餘諸子百家卷軸已盈千累萬則自東漢以迄於今千七八百年

石渠天祿亦不能以盡藏微特風雲月露無關政要
者不必概爲採入爲問忠厚之訓詞喬皐之議論矣
可勝收哉或曰文惟其地之事惟其地之人斯録之
耳又何慮其多乎予曰唯唯否否珥筆者果從流遡
源而畧紀之則即康衢擊壤蜡辭堯戒神人暘卿雲
八伯載歌以及唐之蟋蟀晉女娟之河激歌可謂其
於邑無涉乎今姑因長治之屬於潞郡潞郡之隷於
韓歸於趙先入於晉實以潞子嬰兒滅黎之故取其
見於詩書者以徵文焉其所由來不可泯也嗣是以

降世代幾何則著作幾何無已概從其畧豈曰文章

有命邪亦棃棗無多志藝文

書

西伯戡黎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於王曰天子天既訖我殷命格人元龜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戲用自絕故天棄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摯今我王其如台王曰嗚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嗚呼乃罪多參在上乃能責命

於天殷之卽喪指乃功不無戮于爾邦

周

豫讓傳

豫讓者晉人也故嘗事范中行氏而無所知名去而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及智伯伐趙襄子趙襄子與韓魏合謀滅智伯滅智伯之後而三分其地趙襄子最怨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豫讓遁逃山中曰嗟呼士爲知已者死女爲說已者容今智伯知我我必爲報讐而死以報智伯則吾魂魄不愧矣乃變名姓爲刑人入宮塗廁中挾匕首欲以

刺襄子襄子如廁心動執問塗廁之刑人則豫讓內持刀兵曰欲爲智伯報讐左右欲誅之襄子曰彼義人也吾謹避之耳且智伯亡無後而其臣欲爲報讐此天下之賢人也卒釋去之居頃之豫讓又漆身爲癩吞炭爲啞使形狀不可知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行見其友其友識之曰汝非豫讓邪曰我是也其友爲泣曰以子之才委質而臣事襄子襄子必近幸子近幸子乃爲所欲顧不易邪何乃殘身苦形欲以求報襄子不亦難乎豫讓曰既已委質臣事人而求殺之是懷二心以事其君也且吾所爲者極難耳

然所以爲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以事其君者也既去頃之襄子當出豫讓伏於所當過之橋下襄子至橋馬驚襄子曰此必是豫讓也使人問之果豫讓也於是襄子乃數豫讓曰子不嘗事范中行氏乎智伯盡滅之而子不爲報讐而反委質臣於智伯智伯亦已死矣而子獨何以爲之報讐之深也豫讓曰臣事范中行氏范中行氏以衆人遇我我故衆人報之至於智伯國士遇我我故國士報之襄子喟然嘆息而泣曰嗟乎豫子子之爲智伯名既成矣而寡人赦子亦已足矣子其自爲計寡人

不復釋子使兵圍之豫讓曰臣聞明主不掩人之美而忠臣有死名之義前君已寬赦臣天下莫不稱君之賢今日之事臣固伏誅然願請君之衣而擊之焉以致報讐之意則雖死不恨非所敢望也敢布腹心於是襄子大義之乃使使持衣與豫讓豫讓拔劍三躍而擊之曰吾可以下報智伯矣遂伏劍自殺死之日趙國志士聞之皆爲涕泣

漢

爲馮奉世訟功疏　　杜　欽

前莎車王殺漢使者約諸國皆畔左將軍奉世以衛候便

宜發兵誅莎車王策定城郭功施邊境議者以奉世奉使有指春秋之義亡遂事漢家之法有矯制故不得侯今匈奴郅支單于殺漢使者亡保康居都護延壽發城郭兵屯田吏士四萬餘人以誅斬之封爲列侯臣愚以爲比罪則郅支薄量敵則莎車衆用師則奉世寡計勝則奉世爲功於邊境安慮敗則延壽爲禍於國家深其違命而擅生事同延壽割地封而奉世獨不録臣聞功同賞異則勞臣疑罪鈞刑殊則百姓惑疑生無常惑生不知所從亡常則節趨不立不知所從則百姓無所措手足奉世圖難亡死信

命殊俗威功自著爲世使表獨抑厭而不揚非聖主所以
塞疑厲節之意也願下有司議

復上書論董賢　　鮑宣

陛下父事天母事地子養黎民即位已來父虧明母震動子訛言相驚恐今日蝕於三始誠可畏懼小民正月朔日尚恐毀敗器物何況於日虧乎陛下深內自責避正殿舉直言求過失罷退外親及旁仄素餐之人徵拜孔光爲光祿大夫發覺孫寵息夫躬過惡免官遣就國衆庶歙然莫不說喜天人同心人心說則天意解矣乃二月丙戌白虹

旰日連陰不雨此天有憂結未解民有怨望未塞者也侍中駙馬都尉董賢本無葭莩之親但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亡度竭盡府藏并合三第尚以爲小復壞暴室賢父子坐使天子使者將作治第行夜吏卒皆得賞賜上冢有會輒大官爲供海內貢獻當養一君今反盡之賢家豈天意與民意耶天不可久負厚之如此反所以害之也誠欲哀賢宜爲謝過天地解讐海內免遣就國收乘輿器物還之縣官如此可以父子終其性命不者海內之所仇未有得久安者也孫寵息夫躬不宜居國可皆免以視天下復徵

何武師丹彭宣傅喜曠然使民易視以應天心建立大政
以興太平之端闕門去省戶數十步求見出入二年未省
欲使海瀕仄陋自通遠矣願賜數刻之間極竭毣毣之思
退入三泉死亡所恨

賜馮奉世璽書　　元帝

皇帝問將兵右將軍甚苦暴露羌虜侵邊境殺吏民甚逆
天道故遣將軍帥士大夫行天誅以將軍材質之美奮精
兵誅不軌百下百全之道也今乃有畔敵之名大爲中國
羞以昔不閑習之故邪以恩厚未洽信約不明也朕甚怪

之上書言羌虜依深山多徑道不得分部遮要害須得後
發營士足以決事部署已定勢不可復置大將開之前爲
將軍兵少不足自守故發近所騎日夜詣非爲擊也今發
三輔河東弘農越騎迹射佽飛彀者羽林孤兒及呼速絫
嗕種方急遣且兵凶器也必有成敗者患策不豫定料敵
不審也故復遣奮武將軍兵法曰大將軍出必有偏裨所
以揚威武參計策將軍又何疑焉夫愛吏士得衆心舉而
無悔禽敵必全將軍之職也若乃轉輸之費則有司存將
軍勿憂須奮武將軍兵到合擊羌虜

自陳疏

馮衍

臣伏念高祖之畧而陳平之謀毀之則疏譽之則親以文帝之明而魏尚之忠繩之以法則爲罪施之以德則爲功逮至晚世董仲舒言道德見妒於公孫宏李廣奮節於匈奴見排於衛青此忠臣之常所爲流涕也臣衍自惟微賤之臣上無無知之薦下無馮唐之說乏董生之才寡李廣之勢而欲免讒口濟怨嫌豈不難哉臣衍之先祖以忠正之故成私門之禍而臣衍復遭擾攘之時値兵革之際不敢回行求時之利事君無傾邪之謀將師無虜掠之心衛

尉陰興敬愼周密內自修勑外遠嫌疑故敢與交通興知臣之貧數欲本業之臣自惟無三益之才不敢處三損之地固讓而不受之昔在更始太原執貨財之柄居倉卒之間據位食祿二十餘年而財產歲狹居處日貧家無布帛之積出無輿馬之飾於今遭清明之時飭躬立行之秋而怨讐叢興譏議橫世蓋富貴易爲善貧賤難爲功也疏遠隴畝之臣無望高闕之下惶恐自陳以求罪尤

說廉丹書　馮衍

衍聞順而成者道之所大也逆而功者權之所貴也是

貴方有成不問所由論於大體不守小節昔逢丑父伏其
而使其君取飲稱於諸侯鄭祭仲立突而出忽終得復位
美於春秋蓋以死易生以存易亡君子之道也詭於衆意
寧國存身賢智之慮也故易曰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是
以自天祐之吉无不利若夫知其不可而必行之破軍殘
衆無補於主身死之日負義於時智者不爲勇者不行且
衍聞之得時無怠張良以五世相韓椎秦始皇博浪之中
勇冠乎賁育名高乎泰山將軍之先爲漢信臣新室之興
英俊不附今海內潰亂人懷漢德甚於詩人思召公也愛

共甘棠而況子孫乎人所歌舞天必從之方今爲將軍計莫若屯據大郡鎮撫吏士砥礪其節百里之內牛酒日賜納雄桀之士詢忠智之謀要將來之心待從横之變與社稷之利除萬人之害則福祿流於無窮功烈著於不滅何與軍覆於中原身膏於草野功敗名喪恥及先祖哉聖人轉禍而爲福智士因敗而爲功願明公深計而無與俗同

復說康丹書

蓋聞明者見於無形智者慮於未萌況其昭晳者乎凡患生於所忽禍發於細微敗不可悔時不可失公孫歎曰何

高人之行負非於世有獨見之慮見贅於人故信庸庸之論破金石之策襲當世之操失高明之德夫決者智之君也疑者事之役也時不重至公勿再計

說鮑永書

衍聞明君不惡切愨之言以測幽冥之論忠臣不顧爭引之患以達萬機之變是故君臣兩興功名兼立銘勒金石令問不忘今衍幸逢寬明之日將值危言之時豈敢拱默避罪而不竭其誠哉伏念天下離王莽之害久矣始自東郡之師繼以西海之役巴蜀没於南夷緣邊破於北狄遠

征萬里暴兵累年禍拏未觧兵連不息皇帝以聖德靈威
龍興鳳舉率宛葉之衆將散亂之兵喢血昆陽長驅武關
破百萬之陣摧九虎之軍靁震四海席卷天下攘除禍亂
誅滅無道一朞之間海內大定繼高祖之休烈修文武之
絕業社稷復存炎精更輝德冠往初功無與二天下自以
去亡新就聖漢當蒙其福而賴其願樹恩布德易以周洽
其猶順驚風而飛鴻毛也然而諸將虜掠逆倫絕理殺人
父子妻人婦女燔其室屋畧其財產飢者毛食寒者裸跣
冤結失望無所歸命今大將軍以明淑之德秉大使之權

綏三軍之政存撫并州之人惠愛之誠加乎百姓高世之聲聞乎羣士故其延頸企踵而望者非特一人也且大將軍之事豈得珪璧其行束修其心而已哉將定國家之大業成天地之元功也昔周宣中興之主齊桓霸彊之君耳猶有申伯召虎夷吾吉甫攘其蝥賊安其疆宇況乎萬里之漢明帝復興而大將軍爲之梁棟此誠不可以忽也且衍闘之兵久則力屈人愁則變生今邯鄲之賊未滅正定之際復擾而大將所部不過百里守城戰軍不息兵革雲翔百姓震駭奈何自怠不爲深憂夫并州之地東帶名關

北逼彊胡年穀獨熟人庶多資斯四戰之地攻守之場也如其不虞何以待之故曰德不素積人不爲用備不豫具難以應卒今生人之命縣於將軍所仗必須良才宜改易非任更選賢能夫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審得其人以承大將軍之明雖則山澤之人無不感德思樂爲用矣然後簡精銳之卒發屯守之士三軍旣整甲兵已具相其土地之饒觀其水泉之利制屯田之術習戰射之教則威風遠暢人安其業矣若鎭太原撫上黨收百姓之歡心樹名賢之良佐天下無變則足以顯聲譽一朝有事則可以建大功

愼大將軍開日月之明發深淵之慮覽六經之論觀孫吳之策省羣議之是非詳衆士之白黑以超周商之迹垂甘棠之風令夫功烈施於千載富貴傳於無窮伊望之策何以加茲

說鄧禹書

衍聞昔者先王學大道以觀於政夫爲君而不明於道上無所承天下無以化民爲臣而不明於道進無以事君退無以修身聖朝天然之資將軍純茂之德誠少遊神乎經書之林馳情乎元妙之中明昭於日月而智溢乎四海聖

朝享堯舜之榮將軍荷稷契之烈自然理也

與陰就書

衍聞神龍驤首幽雲景蒸明聖修德志士思名是以意同情合聲比則應也伏見君侯忠孝之性慈仁殷勤論議周備思慮深遠願以微賤數蒙聖恩被侯大惠衍年老被病恐一旦無祿命先犬馬懷抱不報齎恨入冥思剖肝膽有以塞責方今天下安定四海咸服蒙恩更生之臣無所效其死力側聞東平山陽王壯當之國擇除官屬衍不自量願矣自以衍備門衛鄙語曰水不激不能破舟矢不激不

能飭羽不念舊惡名賢所高負責之臣欲言不敢怕倷之衰

憐深留聖心則闔棺之日魂復何恨

遺上黨太守田邑書

蓋聞晉文出奔而子犯宣其忠趙武逢難而程嬰明其賢二子之義當矣今三王背叛赤眉危國天下蠭動社稷顛隕是忠臣立功之日志士馳馬之秋也伯玉擢選剖符專宰大郡夫上黨之地有四塞之固東帶三關西爲國蔽奈何舉之以資強敵開天下之匈假仇讎之刃豈不哀哉衍聞之委質爲臣無有二心摯瓶之智守不假器是以晏嬰

臨盟擬以曲戟不易其辭謝息守郕脅以晉魯不喪其邑由是言之內無鉤頸之禍外無挑菜之利而被叛人之聲蒙降城之恥竊為左右羞之且邾庶其竊邑叛君以要大利曰賤而必書莒牟夷以土地求食而名不滅是以大丈夫動則思禮行則思義未有背此而身名能全者也為伯玉深計莫若與鮑尚書同情戮力顯忠貞之節立超世之功如以尊親係累之故能捐位投命歸之尚書大義既全敵人紓怨上不損剖符之責下足救老幼之命伸君高談無愧天下若乃貪上黨之權惜全邦之實衍恐伯玉必懷

閭趙之憂上黨復有前年之禍昔晏平仲納延陵之議終免欒高之難孫林父違穆子之戒故陷終身之惡以爲伯玉聞此至言必若刺心自非嬰城而堅守則策馬而不顧也聖人轉禍而爲福智士因敗以成功願自強於時無與時同

答馮衍書　　　　田邑

僕雖駑怯亦欲爲人者也豈苟貪生而畏死哉曲戟在頸不易其心誠僕志也閭者老母諸弟見執於軍而邑安然不顧者豈非重其節乎若使人居天地壽如金石要長生

而避死地可也今百齡之期未有能至老壯之間相去幾
何誠使故朝尚在忠義可立雖老親受戮妻兒横分邑之
願也間者上黨黠賊大衆圍城義兵兩輩入壚井陘邑親
潰敵圍拒擊宗正自試智勇非不能當誠知故朝爲兵所
害新帝司徒已定三輔隴西北地從風響應其事昭昭日
月經天河海帶地不足以比死生有命富貴在天天下存
亡誠云命也邑雖淺身能如命何夫人道之本有恩有義
義有所宜恩有所施君臣大義母子至恩今故主已亡義
其進爲老母拘執恩所當留而厲以貪權誘以策馬抑其

利心必其不顧何其愚乎邑年三十歷位卿士性少嗜慾
情厭事爲況今位尊身危財多命殆鄙人知之何疑君子
君長敬通揭節垂組自相署立蓋仲由使門人爲臣孔子
譏其欺天君長據位兩州加以一郡而河東叛國兵不入
境上黨見圍不窺大谷宗正臨境莫之能援兵威屈辱國
權日損三王背叛赤眉害主未見兼行倍道之赴昔墨翟
累繭救宋申包胥重胝存楚衛女馳歸唁兄之志主亡一
歲莫知定所虛冀妄言苟肆鄙塞未能事生安能事死未
知爲臣焉知爲主豈厭爲臣子思爲君父乎欲揺泰山而

蕩北海事敗身危要思邑言

晉

上愍帝表　　劉琨

伏省詔書相國南陽王保太尉涼州刺史軌糾合二州同恤王室冠軍將軍允護軍將軍綝總齊六軍戮力國難王旅大捷俘馘千計旌旗首於晉路金鼓振於河曲崤函無虔劉之驚汧隴有安業之慶斯誠宗廟社稷陛下神武所致含氣之類莫不引領況臣之心能無踴躍臣前表當與鮮卑猗盧剋今年三月都會平陽會石勒以三月三日徑

據薊城大司馬博陵公俊受其僞和爲勒所虜勒勢轉盛
欲來襲臣城塢駭懼志在自守又猗盧國內欲生姦謀幸
盧警慮尋皆誅滅遂使南北顧慮用愆成舉臣所以泣血
宵吟扼腕長歎者也勒據襄國與臣隔山寇騎朝發夕及
臣城同惡相求其徒實繁自東北八州勒滅其七先朝所
授存者唯臣是以勒朝夕謀慮以圖臣爲計闚伺間隙寇
抄相尋戎士不得解甲百姓不得在野天網雖張靈澤未
及唯臣孑然與寇爲伍自守則稽聰之誅進討則勒襲其
後進退維谷首尾狼狽徒懷憤踊力不從願慙怖征營痛

心疾首形留所在神馳寇庭秋穀既登胡馬已肥前鋒諸軍竝有至者臣當首啟戎行身先士卒臣與二虜勢不竝立聰勒不梟臣無歸志庶憑陛下威靈使微意獲展然後隕首謝國沒而無恨

原劉琨表　　盧諶

臣聞經國之體在於崇明典刑立政之務在於固慎關塞況方岳之臣殺生之柄而可不正其枉直以杜其姦邪哉竊見故司空廣武侯琨在惠帝擾攘之際值羣后鼎沸之難戮力皇家義誠彌厲躬統華夷親受矢石石超授首呂

郎面縛社稷克寧鑾輿反駕奉迎之勳琨實爲隆此琨效
忠之一驗也其後并州刺史東瀛公騰以晉川荒匱移鎮
臨漳太原西河盡徙三魏琨受任并州屬承其弊到官之
日遺戶無幾當易危之勢處難濟之土鳩集傷痍撫和戎
狄數年之間公私漸振會京都失守羣逆縱逸邊萌頓仆
苟懷宴安咸以爲并州之地四塞爲固且可閉關守險畜
資養徒抗辭厲聲忠亮奮發以爲天子沈辱而不隕身死
節情非所安遂乃跋履山川東西征討屠各乘虛晉陽沮
潰琨父母罹屠戮之殃門卒受殲夷之禍向使琨從州人

之心爲自守之計則聖朝未必加誅而族黨可以不喪及猗盧敗亂晉人歸奔琨於平城納其初附將軍箕澹又以爲此雖晉人久在荒裔難以法整不可便用琨又讓之義形於色假存澹議偷於苟存則晏然於幷土必不忘身於燕薊也琨自以備位方岳綱維不舉無緣虛荷大任坐居三司是以陛下登祚便引愆告遜前後章表具陳誠款尋令從事中郎臣續澹以章綬節傳奉還本朝與匹磾使榮邵期一時俱發又匹磾以琨王室大臣懼奪已威重忌琨之形漸彰於外琨知其如此慮不可久欲遣妻息大小盡

詣京城以其門室一委陛下有征舉之會則身充一卒若
匹磾縱凶慝則妻息可免具令臣澹齎宣此旨求詔敕路
次令相迎衞會王成從平陽逃來說南陽王保稱號隴右
士衆甚盛當移關中匹磾聞此私懷顧望留停榮邵欲遣
前兼鴻臚邊邈奉使詣保懼澹獨南言其此事遂不許引
路丹誠赤心卒不上達匹磾兄眷喪亡嗣子幼弱欲因奔
喪奪取其國又自以欺國陵家懷邪樂禍恐父母宗黨不
容其罪是以卷甲橐弓陰圖作亂欲害其從叔驎從弟末
波等以取其國匹磾親信密告驎波驎波乃遣人距之匹

殫僅以身免百姓謂匹殫已沒皆憑向琨若琨於時有害
匹殫之情則居然可擒不復勞於人力自此之後上下並
離匹殫遂欲盡勒胡虜徙居上谷琨深不然之勸移厭次
南憑朝廷匹殫不能納反禍害父息四人從兄二息同時
并命琨未遇害知匹殫必有禍心語臣等云受國厚恩不
能克報雖才畧不及亦由遇此厄運人誰不死死生命也
唯恨下不能效節於一方上不得歸誠於陛下辭旨慷慨
動於左右匹殫既害琨橫加誣謗言琨欲闚神器謀圖不
軌琨免述囂頑凶之思又無信布懼誅之情崎嶇亂亡之

際夾爲異類之間而有如此之心哉雖臧獲之愚厮養之智猶不爲之況在國士之列忠節先著者乎匹磾之害琨稱陛下密詔琨信有罪陛下加誅自當肆諸市朝與衆棄之不令殊俗之豎戮台輔之臣亦已明矣然則擅詔有罪雖小必誅矯制有功雖大不論正以興替之根咸在於此開塞之由不可不閑故也而匹磾無所顧忌怙亂專殺虛假王命虐害鼎臣辱諸夏之望敗王室之法是可忍也孰不可忍若聖朝猶加隱忍未明大體則不逞之人襲匹磾之跡殺生自由好惡任意陛下將何以誅之哉折衝厭難

雖存戰勝之將除暴討亂必須知畧之臣故古語云山有猛獸藜藿爲之不採非虛言矣自河以北幽幷以南醜類有所顧憚者唯琨而已琨受害之後羣凶欣欣莫不得意鼓行中州曾無纖芥此又華夷小大所以長歎者也伏惟陛下叡聖之隆中興之緒方將平章典刑以經序萬國而琨受害非所冤痛已甚未聞朝廷有以甄論昔壺關三老訟衛太子之罪谷永劉向辨陳湯之功下足以明功罪之分上足以悟聖主之懷臣等祖考以來世受殊遇入侍翠幄出譬彤管弗克負荷播越遐荒與琨周旋接事終始是

以仰慕三臣在昔之義謹陳本末冒以上聞仰希聖朝曲
賜哀察

梁

鮑明遠集序

虞炎

鮑照字明遠本上黨人家世貧賤少有文思宋臨川王愛其才以爲國侍郎王薨始興王濬又引爲侍郎孝武初除海虞令遷太學博士兼中書舍人出爲秣陵令又轉永嘉令大明五年除前軍行參軍侍臨海王鎮荆州掌知內命尋遷前軍刑獄參軍事宋明帝初江外拒命及義嘉敗荆

土震擾江陵人宋景因亂掠城爲景所殺時年五十餘身既遇難篇章無遺流遷人間者往往見在儲皇博採羣言遊好文藝片辭隻韻罔不收集照所賦述雖乏精典而有超麗爰命陪趨備加研訪年代稍遠零落者多今所存者儻能半焉

唐

封郭虔瓘潞國公制　　元宗

聞鼓鞞之聲者則思於將帥裂土茅之賦者則念彼勳庸具官郭虔瓘忠壯超倫智謨絕等決勝千里懷孺子之兵

符遹知四夷有老臣之戎律行者鎭於荒裔獨守孤城煮弩而其人益堅引弓而彼衆不敵故得愛子染鍔名王解辮穹廬掃地而將空沙漠聞風以歸附功則茂矣朕實體之宜誓河山開其井邑可進封潞國公食邑三千戸仍賜實封一百戸餘竝如故

授劉悟昭義軍節度使制

昔潢池驟變則龔遂亟行河內去思而寇恂來復所以順人情而急時病也况雞澤衛漳附於上黨控帶河洛搤束燕趙其土瘠其人勁餋理訓習尤所重難具官劉悟前臨

是邦其政方睦兵甲完備師徒具嚴刑當罪而人不冤賞當功而財不費軍政威而非虐吏道察而不苛州里行信讓之風鄉曲除武斷之患方將入次以惠斯人而難起幽陵救深焚溺輟於既埋與彼帷新乘軒纔及於邢郊妖彗忽生於冀分空沉合座未辨渠魁寺懷震驚物聽傾駭校其遠邇當分後先遂駐腹心之雄以供臂指之用復還龍節再息棠陰勉受新恩無移舊貫可依前檢校司空兼潞州大都督府長史兼御史大夫昭義軍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澤潞磁邢洺等州觀察使勳封如故

授畢諴昭義節度使制　　武　宗

門下築壇申命推轂就途受幢節之榮分藩閫之寄膺茲重任允屬良臣邠寧鹽慶武等州節度管內營田觀察處置兼充慶州南路救接鹽州及當道沿途鎮寨糧料等使具官畢諴宇量凝曠業履端修抱不器之才懷盡忠之節聲馳文圃學茂儒林掇芳桂於月中擅嘉名於日下自升朝籍畢踐清班屢鎮邠郊頗彰績效得營平屯田之術有伏波備寇之謀曠土多棲畝之糧窮塞無晏閑之壘是宜進律以勸將來尹於神州能安疲瘵卑張敞擒姦之稱鄙

廣漢摘伏之奇衢路絶赭衣之人閭井稀桴鼓之響用錫
武節明余無私乃眷壺關方擇良帥顧惟郇邑思繼成功
副我旁求俾爾俞往陟以五兵之秩升於八座之榮服兹
寵光佇聞報政可檢校兵部尚書兼潞州大都督府長史
御史大夫充昭義節度副大使知節度事充潞磁邢洺等
州觀察處置等使散官勲賜如故

義陽王李公德政碑記　董晉

唐之元臣曰義陽郡王抱眞字太元蓄河岳之秀叢祖考
之慶克生殊才以佐元后宏勲茂績可得而稱也公體仁

執忠抱素專亶威厲霜雪氣凌雲霓沉毅足以建功寛裕足以安衆召公相武之智申伯翊宣之籌尚父六韜之奇夷吾九合之業未冠公皆建之果爲從父兄故相國抱玉所重期以遠大薦於肅宗授汾州別駕僕固懷恩之平史盗也伐虔劉之功恣暴戾之性不幸朝典潛懷異圖公髮衝危冠憤激忠節間道詣闕潰其奸謀而渠魁疾顛汾滸底定代宗奇之拜殿中少監永泰初又兼御史中丞充陳鄭懷澤潞等五州節度留後恩光薦及輝耀當時謙不奉詔累有陳讓上大器之改澤州刺史兼侍御史充節度副

使廵內五州都團練使澤人欣欣如戴父母公虔奉聖旨
專精吏職一年而流移復田壤闢軍給人阜風淳俗美時
屬散卒聚鍾鼓山肆其猖狂逞以驅刼議者請兵逐之公
謂之曰夫人禀元和以生奉五常以立無不思順無不懼
逆理亂之道實由於政政和則禮讓興仁義著政敗則刑
罰滋盜賊起使其叛亂是德之不修也姑務自咎豈可加
兵乃申以禍福之門引以開泰之路投戈箙矢休籬巖蕩
慰勞加等仁風載揚遂遷懷州刺史澤人去思之憤凝爲
愁雲懷人來蘇之慶霈若膏雨爲政未幾懷如澤焉天子

寵支翁之能旌龔遂之美以節使司徒公備戎於西乃授
檢校秘書監兼侍御史權知行軍司馬充潞澤節度支度
營田觀察處置使留後仍知潞州大都督府事公以殊恩
寄任留務浩穰徘徊化源獨與心計乃約故實財成庶政
禁暴以安物薄賦以養農省徭以息孤惸均調以資士卒
孝弟聞於鄉黨學校興於里閭刑戮廢於戎行鞭扑弛於
官署闔境之內不日而化焉建中元年特授節制弁廉察
本道兼領潞州大都督府長史練勤王之師修守土之備
內勸耕食外揚武威布大君之誠以睦藩屏導聖朝之化

以釋危疑由是上澤得以下流下情得以上達君臣無間
臻於太和公之力也屬軍戎之後蟲旱爲災公請罪神祇
憂見於色精感而飛蝗越境誠懇而霖雨應期稼穡獲全
異於他部古之循吏何以加焉公前後歷官一十八政再
爲侍御史中丞尚書常侍三領郡守一登亞相兩踐端揆
封義陽郡王食實封六百戸命爲承弼同平章事俾平水
土兼領司空量宏而深識達而朗常執盧以驚寵不求援
而取貴起題輿登補袞備自皇極爵爲元臣非德及蒼生
忠貫白日則何以臻此潞之緇黃耆老詣闕陳情願勒貞

石帝嘉乃誠詔門下侍郎平章事董晉撰文以昭其功銘曰皇矣上帝降祚有唐蘊粹孕靈克生義陽明明天子賢能是奬乃命義陽鎭於上黨烈烈義陽惟國之楨屹若崇山隱如長城用極於正性根於忠英風外馳明謨內融王度克遵惠此罷人以德代刑散澆爲淳軍以威雄寇以定攝㥾振皇綱輔弼天業帝曰抱眞允文允武俾登鼎鉉錫之茅土名高方召道冠申甫刊石紀功用篤終古

宋都尉墓志　闕名

君諱舉字思進太原西河人也出自帝嚳殷王之苗裔若

夫周封微子錫九命以分都漢拜宋宏列三公以讚國沿
兹以降軒蓋相承騰茂飛英不得同日而言矣祖秀齋鎭
遠將軍父悅隋擢爲本郡中正君維岳降生含章聞起正
心孤聳凌百丈之松逸足迴馳超千里之驥摶風迅上勁
羽薄於穹天凌波遠泝巨鱗横於大壑大唐興運更造二
儀淸氛祲於區寰掃羣兇於九域君搴旗斬將名震霸功
滅敵摧城勳忝王業特授儀同三司非其志也君歸依上
道乞念朦固凝心寂滅之場託想無爲之境不謂夢奠兩
楹沉疴二豎飛龜之散弗驗於留魂畫龍之符無論於散

殀大唐永徽二年六月十四日卒於私第春秋七十有一
士友駿奔親朋擗踊啟手啟足乍殞乍生嗟天地之無心
恨靈祇之爽德輔仁與善諒曰徒言積慶延齡竟成空說
君履道貞純懷鉛握素仁義播其徽猷孝弟揚其茂實雖
潛驛山水聲聞九澤晦彩林泉譽流三輔嗚呼名存身沒
實追悼於當今物在人亡更悲凉於古昔夫人裴氏鍾氏
並冠蓋良家公侯甲族年齡不竟風露先晞窀穸之所既
宏窆棺之禮從吉即以其年十一月十三日合葬於州城
西二里南望牟頭雲蒸觸石西通漳浦水氣沆潛東臨百

雉之城北枕三垂之嶺山形起伏還符白鶴之祥地勢風
雲更合青鳥之候嗚呼乃爲銘曰微子歸周九命封殖宋
弘佐漢三公建職作帝鹽梅爲君羽翼奕葉英賢蟬聯盛
德其一惟祖惟考乃文乃武蹇諤匡君忠貞翼主功被山河
德資茅土價重十城名高九府其二君之嗣也克復前蹤儀
刑模楷詞令溫恭搴旗斬將名立功成惟求上道寂滅爲
宗其三五福無徵兩楹作夢龜散徒聞龍符無用士友駿奔
親朋悲慟昊天不弔奄焉長送其四裴氏鍾氏蘭彫桂折玉
色消沉金聲永絕織女還星姮娥歸月迴帳泉門光輝此

滅其寒郊寂寞川空鳥思隴闇雲昏松吟風馳望道增愛

看碑落淚一朝今古千秋銘志靈識何從新封此地

程司馬墓志　　王汝

君諱芝字靈秀廣平人也遠祖上黨太守封潞城縣侯子孫因家焉昔玄鳥呈祥運叶高辛之代白狼表瑞道符殷帝之年因地封官謀不同於千里惟天佑德彰有命於伯符賢良挺生文才間出侍中匡時於漢帝功著克諧尚書不就於晉君名徵太學望高三輔貴重五侯光映史圖可畧言矣高祖禮齊銀青光祿大夫并州刺史攝諸軍事高

情賦物爲九能之大夫宏畧佐時宣六條之美績蒲鞭示恥竹騎懷恩萬頃波瀾千丈崖岸曾祖相隋葉縣令職裁貝錦政撥元歌鳬去鳬來豈孤芳於往彥星出星入何獨美於前修樹上翔鸞遥窺心鏡桑間馴雉遠狎仁風祖師仁辨月髫年忝元早歲書通三篋學富五車筆海澄漪包馬卿之雲氣詞林頴拔擢公幹之松枝十八秀才舉人東京三張臧價二陸罕儔聲振洛陽名高賈誼初授本州司戶簪裾郡邑譽滿百城衣錦鄉閭榮光三井後改任同州錄事叅軍提綱境內振領壼清佑列岳以窮奸閫中肅穆

輔帝鄉而康宣天下規模惟君器鍔淹凝風神秀出輔小山之桂佐長坂之蘭忠孝其心瑚璉其德豈謂藏舟易往隙馬難留春秋六十有三遘疾卒於私第夫人華陰楊氏太尉公之裔上柱國禮會府折衝才之女也家風迴舉門慶風彰況輕栖於中河附長松於邃谷俄而鳳移珪樹生死齊淪龍去劍潭雄雌並化同以先天元年十一月七日合葬於潞州西南三十里平原禮也地入全晉城分故韓壺口東臨得昭侯之輿壤漳源西據識帝女之銜枝獸石存塋嘯清風於荒隧烏占卜地候白日於佳城嗣子思儼

仲子思訓季子思空等哀纏扣地痛極號天俱懷荼蓼之悲共結風木之恨縱九河如帶莪烈仍存三山若礪風猷尚在其詞曰高辛之苗伯符之胄慶襲殷周榮承魏晉趙客曰嬰漢臣爲浚惟子乃孫金正玉潤猗歟祖考聿修厥德武庫經邦文場觀國三輔爲榮兩河籍職洛陽才子其儀不忒寒水瀟瀟高陵鬱鬱隱道藏靈三琴悲瑟素蓋風移丹旐雲拂一歸兮元夜長辭兮白日

馮處士墓志

君諱元字裕甫上黨人也則馮亭之後裔五岳開基三元

輝彩功高翼漢道克匡周景葉相承泒流斯日曾祖龍齋
任魏州長史美政及人祛飛蝗於千里慈仁育物寬峻法
於三章祖範隋任夏州博士攄座授經得鴻名於北海下
帷慕道騰令譽於關西父裴少好琴書志窮山水重暮山
之飲犢退朝歌之駟驂德性恢宏潛名不仕君養志邱園
同陶潛之五柳居家孝友異田眞之獨株每以書閣雲消
動詞章於白鳳墨池波靖望筆海於飛鴻白馬臨關謝事
急於郎日清琴向月赤燭養於今晨屬以積福無徵易簀
斯及同兩楹之應兆若二豎之殃來旬月之間纒痾不愈

卒於私第春秋五十有七嗣子加輝卜葬於城西南司馬村西北平原禮也左臨滄海對蓬萊仙島之宮西望昆池識漢帝石鯨之沼嗚呼哀哉嗚呼痛哉共爲詞曰一從蒿里永秘泉臺白馬旣往非任不廻痛臨川之已逝感俗士之傷悲

郭桯國墓志

君諱盛字德太原人也周虢叔之苗裔郭級之後卜洛開宗賦江流胄分枝列位政績全殊林宗入朝驅麟折角細侯敦信竹馬爲期備著縑緗可畧言焉曾祖賓任慶州華

池縣尉父愍隋朝舉秀才惟岳降神台章挺秀敦詩閱禮至操風雲君藴三界之英謀預七萃之行陣任以龍遊洪水棄筆從戎鹿盡中原動兼武帳廻戈指日挺劍衝星勇烈冠於三軍忠赤横於一旅君智謀雙美文武兼資時展效以鷹揚得封侯於鸞領言雖金石氣襲芝蘭覩物許其用遊遜弟聞於親執豈以百齡已盡千月遽空俄軫北遊奄閗東首春秋六十七開元廿八載四月廿一日終於私第嗚呼痛哉何期然也夫人馮氏金婦德夙彰母儀堅著性諧琴瑟道契塤篪楚劍雙沉梧桐俱死春秋六十開元

十六載五月十三日終男神安開元廿六載二月十日終
以天寶九載歲次庚寅十一月丙戌朔廿四日巳酉合葬
於郡南五十里平原禮也左隣麥峪右帶龍山東望雄峯
北臨狐嶺嗣子神太修陵勤思陟岵輿悲谷變山移刊石
正記詞曰郭尹閭望馮氏正潔琴瑟兩諧潘陽雙絶勒銘
兮幽泉千載兮不滅

師言墓志　闕名

君諱□字師言潞州上黨人也其先炎帝之後祖壽齊鄉
郡守父公擧吾道致焦績父英任州主簿屬皆宦道甯中

原鼎沸橫流亟亂危途屢踐暨乎代故將表而旦時已逝乃歸閉舊里飧素邱園有道無時空懷子輿之嘆居常白得雅叶啟期之吉君識宇凝深器畧宏遠松操不改於窮瀸竹質豈移於歲寒俄而顧復無依几筵禮革春秋五十有九卒於私第以總章二年歲次已巳十月甲午朔二十八日與太夫人王氏合葬於州城西北五里於時愁雲慘而原野曛悲風起而林藂秋勤遺芳於元石庶作固於風猷其詞曰荒涼原野悽愴山川霜露秋草樹沒晨煙元臺不曙白日何年

王府君墓志

君諱盛其先太原人也蓋仲宣之後因官爲上黨人焉曾祖達卓爾不羣氣白天秀恭而有禮卑以自牧謙謙君子人無間言祖廣稟質挺生瓌資人傑道無不適學藝博通聦州縣之徒勞守邱園以徇志公幼而知禮長能訓道鄉曲先其孝悌朋友許以信諾蓋百行而不乏亦十室而有鄰加以教子義方必依乎禮垂其汎愛不違於道嗟乎德行推先善慶門積誠可高門待封何乃蒿里先歸且夫善人爲善自強不息天之報施何其顯歟春秋八十有六以

開元廿六年五月五日卒於私第母郝氏宣慈惠和恭敏勤恪挺生其質廉靜天資以先天二年九月終於私第繼母陳氏是曰慈母訓子從道豈伯奇之能養亦子騫之盡力以開元廿六年八月卒於私第以開元廿七年歲次己卯二月癸亥朔八日庚午並合葬於府城南五里平原禮也山瞻壺口表永固於千秋平臨堆阜冀不朽於萬古嗣子宗等痛高柴之泣血三年未嘗見齒悲曾參之絕漿七日幾至亡軀亦哀毀而骨立痛魂靈之罔象生事以禮死葬以禮式刊正珉紀諸芳烈其詞曰

生代何幾兮難留風樹不靜兮何求德音冥冥兮超忽魂靈泉壤兮山邱皇天慘慘白日悠悠泣誰怙兮誰恃悲神道兮深幽

王府君墓志銘並序

君諱守忠字元德其先太原郡人也自周王錫族子晉疏源離翦並譽於秦朝湯尊連芳於漢日王於蔡邕倒屣呂虔歸佩讓鄰棗以抗節鑑淮水以期昌聲馳八紘宗播三彔故君爲上黨家矣曾祖暉祖義父淹並晦迹衡門養神邱壑年曾閔之孝友逸老莊之節概君文武不墜行能起

邈敦詩閱禮見稱童孺之年矯矢虛弦擬譽弱冠之日應良家之選備羽衣之林一衛軒墀屢移星律勉慕仁智放情山水屏囂雜出氛埃別業蕭條新開栁楥淯居蔭映舊是桃源嗚呼川閱不停山頹軫思忽棄北堂之壽遽從東岱之游開元廿年六月卒於私第夫人隴西牛氏四德先著久閑於內則三從不爽尤契於母儀南國雙鸞乍分飛而失伴豐城兩劒終合響於同游蘭堂未盡於遐齡蒿里何催于此日開元廿六年十一月卒於家享年七十新婦新平馮氏次子承休之偶也倬彼綺紈宛若桃李千金窈

窕正下於星橋二八娉婷何先於月路開元十三祀三月
歿於室甫年十八粤以開元廿七年歲次巳卯二月癸亥
朔二十八日庚寅合葬於潞府城南三十五里蒲池村西
北二里平原禮也東臨滄海翩翩翔鳳之川西望秦郊翼
翼分疆之地南觀峻峙是仙人跨鶴之鄉北眺隴岩爲神
叟伏牛之土孤子承業承休等感深風樹路斷雲天俯懸
兆而魂消仰總廟而氣竭敢鐫金石永紀芳猷其詞曰慶
開傳亭兮茂禎祥天道何遠兮斯淪亡郊原一望兮淚沾
裳邱隴千秋兮增感傷日月居諸兮同歸於化敬題瑤琰

分地久天長

董君墓志銘并序

詳夫孕質銀河凝神珠浦助踶光之鑒晰瑩水鏡于澄漪金紫光祿之榮銀青大夫之職洎玆以降代有其人君諱師字德行望本隴西董狐之苗裔因官此郡人也曾祖道祖緒本州子錄事父騎都尉器宇澄邃局度洪深禮教修於鄉閭仁風扇于里閈福不祐仁儀鳳三年三月二日終於家第春秋四十有二夫人裴氏淑質凝輝懿鳳祥而在則芳姿湛彩撫鸞舞以裁規閭里挹其輝猷郡邑欽其禮

節春秋六十有九開元二十三年歲次乙亥正月戊午朔二十八日已酉窆于南董村東南一里之原禮也嗣子立言循陔動思陟岵興悲執遺硯而長號抱藏書而永慟扶毀瘠之力用壘高墳分滅性之餘以崇棺槨恐山移岸徙勒石爲銘

宋

除李端懿寧遠軍節度使知澶州制　仁宗

門下主治之時常不忘於武備兵之要在先擇於將臣禮樂詩書必資於學智信嚴勇又兼以仁是惟難才豈不愼

選用諏剛日敷告外庭具官李端懿器質宏深資識敏茂
地聯近戚無富貴之驕世濟美材躬儒素之行粤從壯歲
綽有令名學問足以與謀忠信可以事上而能克勵名節
靡遑宴安每思報國以有爲嘗請治民而自效北州之政
稱最東土之人甚思惟留務之是居顧歷時而頗久俾加
褒進爰考僉同是用寵以節旄委之藩翰於戲爲政而先
無擾所以靖民除戎以戒不虞是宜有素緊乃通明之畧
副予東任之懷往惟欽哉膺此休渥可

賜昭德軍節度使檢校太傅知幷州龐籍撫諭戒勗

詔　　仁宗

卿以文武之才更將相之任入籌帷幄早資决勝之謀出撫邊隅方重臨戎之寄載惟同德可諒宣勤而裨校貪功曾罔虞於蠆毒敗役銜辱致輕損於國威嘉封奏之上陳能列言而引咎雖勇夫僨於輕敗被貴自貽而智者慮於未形宜無不備已失難追於既往後圖猶倚於老成勉思節制之方用副眷懷之厚故茲詔示想宜知悉

除文彥博平章軍國重事制　　哲宗

師傅道之教訓先王所以廸厥官老臣重以典刑天下所

以資其智迺聰舊德時謂元勳謀合祖宗之心名載鼎彝之器申敘贊策播告外朝河東節度管內觀察處置等使守太師開府儀同三司太原尹致仕上柱國潞國公文彥博惇大而清明方嚴而信厚出則秉乎旄鉞入則總我鈞衡文武兼備其才夷險能致其力畢公之弼四世三紀於茲傅說之總百官萬邦其乂爵隆無富溢之累名遂有身退之榮神明相其壽康人心想其風采是用還之論道倚以經邦以帝者之師臣謀議廟堂之上以天下之大老制馭夷狄之情庶幾有爲底於極治陪敦多井申衍真封於

戲呂望惟賢起佐文王之治周公已老留爲孺子之師矧我耆英無愧前哲徃宜一德用格多盤

郭逵自致仕起知潞州誥　　　　哲　宗

秦伯復用孟明是以能覇蜀人亟誅馬謖終亦無功朕周於用人篤於求舊雖設干羽以懷柔異類而聽鞞鼓則無忘將臣豈其舊勳久廢不用具官郭逵蚤學弓劒晚通詩書勇而有謀整且能暇威名懾於西鄙柄任及於中樞南伐無成嘆伏波之遂棄退居能飯知廉頗之未衰擢從解組之餘復寄長民之任過而能改豈一眚之足云窮當益

堅或來功之可冀勉於圖報以稱異恩

除苗授特授武泰軍節度使殿前副都指揮使勳封

食實封如故制　　　　　　　　　　哲　宗

門下出總元戎作先聲於士氣入爲環尹寓軍政於國容將伸閫外之威以廸師中之吉咨於爾衆朕得其人具官苗授早以異材見稱武畧被服忠義有烈丈夫之風砥礪廉隅得士君子之槩薦揚邊圉益著勞能拔自衆人旣蒙先帝之遇遂拜大將無復一軍之驚祗扈殿巖肅將齋鉞予欲少長有禮而兵可用汝其夙夜在公而令必行於戲

愛克厥威罔功茲爲深戒師乘以順爲武古有成言惟懋
乃衷毋忘朕訓

追封鄭鼎制

聖祖應千齡之運茲垂裕於無疆人臣宣百戰之勞豈加
封之未至旌其既往沛以殊榮故贈銀青榮祿大夫中書
右丞謚忠毅公鄭鼎偉畧雄才清流宿望書通六籍惟不
肆以不矜劍學萬人亦能仁而能勇慶延其閥閱義著於
鄉閭懷昔賢經濟之謀當羣寇搶攘之際兵符早握驅雷
電以蕩餘氛潛邸從游廓風雲而遇眞主始自西羌之役

建與南詔之命志在摧堅涉艱危而不變算無遺策決勝
負於必然視長江若一葦可航歸正統而萬邦順軌招降
撫定所去見思賑乏蘇枯其勤匪懈蕞爾小孽輙奮螗圖
夫何蟷臂之微失我鷹揚之輔卹章顯謚雖已極於褒崇
大國徽猷盍特昭於眷渥矧其允績有若忠宣丕昭再世
之光俯廸嗣孫之請於戲賢者識其大者生死之節靡舒
有之是以似之熾昌之來未艾英靈可作殊報是承可贈
宣忠保節功臣金紫光祿大夫平章政事柱國追封濟國
公謚忠肅

金

潞州重修學記　　毛麾

禮經有言曰古之王者建國君民教學爲先又曰君子欲化民成俗其必由學乎是以家有塾黨有庠遂有序國有學葢由教化之本太平之原靡急於此一日而不可廢也自封建五等之爵罷天下爲郡縣承流宣化共理之效責夫守令號師帥之官其間遵古制迹掄選賢能稱爲得人享祚長永惟漢唐爲最如漢之文翁唐之常衮又其超卓著見者也文翁守蜀起學成都市擇諸生開敏有才者親

加飭勵待以殊禮吏民榮之爭爲弟子富人出錢求之大化僻俗學於京師者比蜀于齊魯至孝武帝令郡國皆立學還從文翁始袞爲福建觀察使初建人未知學袞大設鄉校使作文章躬勤講道與之鈞禮游饗得預習爲一變歲貢士與內州等厥後建蜀名士輩出聲動海內二公各立生祠春秋配饗迄今宗仰靡不衰哉皇朝龍興太祖皇帝應天順人以武定寰宇太宗皇帝聖烈丕承卒其伐功雖誕布文德以綏遠邇而儒學之事未遑徧舉迨世宗皇帝撫運御極猶殷高宗周宣王懋中興之業乃責明庶政

表章六藝即京府立教養之法合菁莪樂育人才之雅外
官到任謁境上神祠首詣宣聖文明之治寖以隆昌矣主
上嗣服遹追順孝旁招俊乂用闡大猷降及節鎮同京府
教養復經義宏詞制舉添律學人試義童子念六經諸子
擢等凡在選官垂帶提舉學事文風炳然將匹休三代下
鄙漢唐爲不足較也宗室懿親左右貴臣比比分大藩以
明倫善俗風教是尚前禮部尚書翰林學士承旨李公領
懷州節度旣告致政不數月復起領潞州節度公澤之高
平人澤今爲覃懷支郡而舊隸上黨二除皆衣錦寵命與

論所嘉焉下車未幾千里翕然若素被陶冶稔聽號令知所畏愛矣一日與賓屬議及州學歎咨頹毀且怪其制度卑隘則知兵火之餘因陋就寡草創所成即謀重修務增廓而一新之邦人大悅前有形勢之家冐侵地土久假不歸者盡歸之鄰接相礙參差斷缺不能自安者盡願斂之於是捐清俸請公帑助工役繪圖按式大加營建正殿中峙長廊翼舒殖殖其庭高門有伉殿次起堂以待横經問道講談仁義中門東西兩序對為廳事以俟負謁之官吏衣望揖至於生徒齋館貯藏庫廩一一備具莫不棟宇雄

壯丹垩鮮華耽耽闢陽洸洸閭隂使望之者竦過之者趨在侯伯之國禮典之廟實爲稱矣公以提舉職事每常訪臨督勉進修曲爲誨諭豈有繼城闕之游佻達而失其業見行俎豆之禮低廻而不忍去異時觀光應聘當有若蜀之楊子雲司馬長卿建之歐陽詹者出焉彼文翁常衮亦安得專美於前歟學之正録二士來索記言麾辱公知遇作同志友乃獲其慶斯文之亨會庸賛吾道之主盟是誠可書也故樂爲道記

晉氏墓碑記　　　王　汝

予寓居栢之林慮一日有舊友晉子温書至視予曰晏者先生傳教吾黨積有年矣吾族之始末想備知之今其託子誌吾門遠祖之墓兼追述其行事幸勿我辭焉予遂晰其世次而敘之夫晉氏之族蓋出於唐唐有晉亦叔虞之子曰燮燮居晉水故周天子命之曰晉侯自是而後因以爲氏子温之族即其苗裔也子温之遠祖世系漫滅名字不傳其詳嘗聞其傳本居平陽以宦游山東宦罷西歸道過壺關東陟彼北山相其陰陽度其隰原乃有隱居之志謂其家人曰禮不云乎大夫七十而致仕若至鐘鳴漏盡

猶不知其止信道家之忌哉因卜築於此以名之名曰晉庄有良田十餘頃以稼穡教子孫壽終於家葬於庄之北原即以官封所得之儀以表其墓雖則時移代革故物靡有孑遺人到於今猶以石虎名其掌焉次祖諱成至隋大業間王政不綱羣盗蜂起而謂其三子曰上黨之東獎山之陽其地險阻自北而南背山面河自西徂東左澗右壑古人所謂表裏山河必無害者此也乃因而家焉遂名其里曰長井逮唐有天下成之子曰期期生子五人長曰顯次曰琳次曰卿次曰嵩次曰璡遠孫曰能曰顒曰贊其田

歷受厲十倍於初故世爲一方著姓豈非繼繼承承積德累仁之驗耶於其宅之西北鑿池一十畝會其衆以爲牧養飲汲之利其西南封墳一十畝叙其尊卑而葬焉其墳以其歲久行者往來踐爲逵路逮本朝泰和四年春二月聚其族而上塚焉其遠孫曰平曰宜曰楨曰淯曰昂曰陽曰戩曰遹曰補曰清曰與祖陽郎子温也皆徬徨不忍去乃慨然相謂曰夫飱人之德一飯且施其報況我輩於祖先受罔極之恩其忍丘壠爲他人踐之一至於此乎遂改葬焉面向南通行四周則護之以墻其間植松一百三十

餘稀今則已成茂林偉歟晉氏祖先於是乎安其宅子溫輩其亦得子孫之道仰答恩之萬一焉乃爲之銘銘曰晉氏之族其來久矣爰自叔虞封之晉水陽之祖先即其苗裔宦游山東倦而知止逮乎奕世亂離大業去危就安大川利涉賢哉孫子追遠其宗先塋是葺傳之無窮允允松栢鬱彼四圍神寬不昧得其所歸是宅是安後嗣其昌刻諸正石不泯餘芳崇慶改元三月既望日進義校尉晉珪

立石

復立解州運司碑　　王利用

天地間山林水澤寶於萬世者無盡藏也若夫致五味之齊調五內之氣使人壽且康者鹺而已鹺之利幽齊之間居多然必假煎飫而後成惟河東解澤幅員百里澄澈萬頃脈絡連嶽滾流通瀆炎風一觸花蘁泛波畏日戴臨玉粒結秀語其色則白雲浮洛語其瑞則榮光塞河一歲之計日月至焉而已矣我大元經始之用仰於有司或租或庸或征或調收鹽鐵之算程榷酤之利而鹽爲諸賦之首解之鹽澤又諸鹺之首也不曰地不愛寶變鹹爲鹺則曰

民不告勞財不橫費永無盆鑊之勞終有釃漉之效逮乎積雪盈厫晴霜障野以佐國用以薦郊廟以惠工役以通商賈用力少而見功多比年以來遠給軍儲使人輸粟以鹽鈔易之省飛輓之苦通懋遷之貨邊用充民食足可謂作鹹之利寶萬世而無盡藏也至元乙酉州尹王奉訓致懇於余曰解州恃鹽鹺之利世爲名郡故曰豐寶軍亦曰興寶軍曩者主鹽之官與州有隙遂置司於路村以致閭井蕭條居民鮮少於今五紀矣日居月諸鹽法亦弛良由所置司村居野處公私逼弊課失歲額詞訟日滋朝省遣

使考會積年不已行中書省病之思選廉幹吏委以大計乃辟前經署司經歷吳從仕以監榷焉涖任之初究獘源立新政首以復遷解州爲便行省允其議州之正倅卽以公廨爲鹽司禮接儀衞若賓主然規模制度爲之一新實至元癸未春二月也旣而歲課羡餘不啻倍蓰都轉運同知王中順具奏以聞乃課績以從仕爲最改授承事郎充解鹽使自是州司鹽司獲處其便畦戶編戶負厥攸居擬立豐碑以紀其事非閣下之文不能揄揚其始終也余應之曰州司非鹽司則城市不集鹽司非州司則歲課不增

朝廷得人兩司乃建事既告成世濟其美勒之正珉傳之後代孰曰不宜於是乎書

重修德風亭記　陳中立

潞郡釐事之後舊有亭曰德風規模宏遠矣迄大德癸卯地道失寧傾毀殆盡雖昔與郡者曾俾於復古讓不加省無復登亭處政俾下民靡靡知爲向化之地而古人所以設心之盛委於瓦礫深可嘆惘至正辛巳冬十月晉陽菊軒張侯瞻甫奉天子命來知是州下車未幾風行草偃民心翕然公暇登眺遺址慨其衰落欲葺而未遑也越明年

春二月河東僉憲王致道按部至郡登亭賦詩以記諸石有泉王帝伯人何在今古興亡跡尚存之句張侯傷古之情溢不容遏殛咨於僚友自監郡至於參謀僉曰構築崇敞以著為治之嚴曷不宜乎遂割俸金鳩工謀匠費用皆輸於官而非假民力責上黨尉郭崇信董其事夏四月經始五月工集築以黃壤周以元甓亭位巍然俯瞰雉堞榜揭其名內主一外德風仍其舊也又即隙地左置庖廈右構亭榭若廊廡之拱堂闈焉爾先時旱暵落成之日一雨霑足故復以喜雨扁其右亭稽諸東坡故事世殊揆一觀

民欣然咸曰此雨不降於他時乃賜之於今日以著公之
善政感於上所以甘澤應於下俾僚友得以伴奐游息樂
於斯亭皆張侯之力也然豈特葺此以爲美乎其作新者
敬簡公生明堂之維嚴賓幕吏曹之維隆永豐財府之維
盛也其創搆者架閣儀從庫之維肅養濟囹圄之維裕
肅令宣化樓之維崇也餘廢復理不能悉舉嗚呼公之爲
政何其勤哉郡掾李奉先持狀冀文勒石示之悠久義不
可辭語云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孟子曰上有好者下必有
甚焉者矣則知爲政者俾民涵濡長養興於爲善在乎郡

末推本反躬自修爾豈必道之以政齊之以刑而後爲治
者乎故曰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其譬
於爲政者深矣若夫從政者不能導德以政爲本不能齊
禮惟刑是務但使民遠罪而已其於率民以善使日遷善
而不知者何如也大抵理民之要莫大於德德莫先於教
德尊禮義政之至也教復天性道之至也大德大教道無
不達治之至也以治推道以道行德以德施教以教行政
化之至也大化所行由於一身以御於家邦信之至也猗
與大哉崇信輿化德教爲本此德風之所由立也張侯心

存是德謀作斯亭皆智巧之士所深避而不肯爲者也乃不避私論搆完工集天降甘澍民皆忭悅是獨非德風之化見行又明時澤之惠沛洽豈可與紐於故常病於興作者同日而語哉君子不惜暫勞而圖久遠非不知甘棠之詠而獨賦斯干之詩亦春秋之法隨壞卽理不無望於後人故詳書本末以告遂爲之記

重修德風亭記　王好古

亭以德風名蓋由教化之所及也世變愈下循刑政而遺禮蔑如漢唐以還政簡而刑繁我大元有九有掃秦漢之

積弊法三代而邁唐虞張侯瞻甫今承流宣化者邪潞郡爲天下之脊侯來是邦政通人洽蝗虎不神闔境之間肅如也於是循故跡而新是亭且曰政由德以行烏有仁風而不能偃草歟廼相其地因而出泉曰是可以潤物遂名之曰玉露是可以澤民遂名之曰甘泉郡之人歡悰沄沄以爲自前政以來未之睹也落成之日舉酒壽侯曰我侯之來兮民物以熙出泉澤物兮作亭斯翬仁風所被兮靡草不隨添盃我侯兮莫我去爲

重修會應王廟記　元　凱 高平人

傳曰天子之制諸侯庸節節莫差於僭僭莫重於祭祭莫重於地地莫重於天故常祀則天子祭天諸侯祭土旱乾則天子雩上帝諸侯雩封內山川百神節也非僭也雩而不雨則書閔雨也雩而雨則書喜雨也閔雨而與民同其憂喜雨而與民同其樂其懼天災恤民隱之意深矣若夫視民之憂樂爲已度外事者豈爲民上者之道哉潞郡在春秋時列爵惟子其五等之侯國乎郡之巽維訖山大作其封內之山川乎凡遇旱而雩者必於是乎在焉山有廟貌以奠神居神有尊爵以稱王號碑石嶄然班班可考其

雷霆風雨晦冥變化有不可得而名言者故歷代崇祀以
爲雩禱之所至正辛巳冬冀寧張公用臺薦來典是郡越
明年壬午闔境告旱公戚然曰士當先天下而憂後天下
而樂閔勤之職其不在茲乎迺戒寮采省牲帛涓吉且雩
於祠下靈貺響應歲則大熟又明年歲癸未當春夏之交
彌月不雨公有憂色雩而復應於是官吏庭慶商旅途歌
農夫野忭咸謂將見有年大有年特書屢書之也乃以三
月巳丑恭謝祠下顧瞻廟貌簷傾壁敗堵隤甃陵甚非所
以展禮神之敬乃屬其寮吏而告之曰夫有雩必應庇庥

一方神之於人惠至渥也祠宇之壞其可坐視遂指俸為倡衆皆翕然下逮邦民罔不悅隨然但以山高水涸重煩民力為虞騎上黨監縣實從公行公諭之曰山澤通氣理之自然神其有靈必獲陰祐爾其為我禱之翌日傾悃致詞於祠之前相地再拜浚不數仞井泉奔出一時觀者且喜且愕曰古人有刺山泉飛拜井水湧者斯其近之矣然後監縣公受命涖事董功役課章程周旋惟謹外則壖垣百堵版插並興增卑窒缺檐泥圬鏝次則應門內門高下相抗螭陛疊玉獸鐶鑄金中則正殿鬱磐長廊回合險虬

負棟陽馬承阿華扁爛金碧之署舞榭騰丹雘之粧輪焉
奐焉目睹神駴瞻者謂鯨海珠宮鰲峯貝闕飛墮人間世
也然以其非覲省之所於乾之維度其開曠構亭三楹題
以覲稼規模位置綽有思致詳具郡士李庭遹之記銘皆
不書凡鑱斵鏝塈塼埴設色追琢版築之工俾就旨如其
素故公無多費人無留力匠無餘技也造端於孟夏之初
告終於仲秋之末一鄉之耿亦未嘗彝隴畝而公之志始
得焉所謂先天下而憂後天下而樂者舍我公其誰歟是
年秋百嘉就實萬寶告成鄉人將盛合樂而落祭之耆老

劉仲等謹狀其事蹟求予爲記以貽將來謹按魯史以告之日僖公魯之賢君不雨而書雨而書聖筆不少假貸然修泮宮復閟宮奚斯董役史克作頌於聖人則絕筆焉蓋書者美其有志乎民事不書者喜其不勞乎民力酌古準今其揆一也觀我公之旣雩而雨則當大書以侈美之觀我公之維新廟貌則當作頌以歌詠之夫何間然之有且前政視祠宇摧圮爲餘事往往皆囊充槖載而歸今公以廟貌興廢爲已任祗得屹片石於無人之境厥惟艱哉自今其往而民之游於斯息於斯祈且報於斯者摩挲是石

尙當如召伯之棠萊公之栢斯可矣故書公名埜仙佈代
諱景巖牘甫其字也

觀稼軒記　　李庭適

至正癸未夏四月旱太守張侯曁節判王公禱於五龍山
初盥奠禮畢露稅於庭有黎庶數人扶杖而前若有進謀
者惟玆山去郡二十餘里神祠據今千有餘年凡旱乾水
溢有禱輒應固不待言而山之蜿蟺磅礴橫亘巽位居高
臨下燦若燭照前守毎欲爲亭以舒眺望築土爲基歷三
政而弗克願因公力以成之且以爲齋戒受禧之所公曰

今旱乾薦臻民力曷瘳其可興土功乎越二日丁巳雨作已未雨大作五月初吉公率僚屬躬謝神休則見其基之鈌者塞隆者夷荷鍤負畚百夫齊興公曰嘻今雖有雨而民食未豐其可乎衆曰不然雨者神之惠而 公之感也苟不因事而葺之其誰肯堂之者公曰基之成矣木於何有衆曰南村有廢亭其初皆神山木也搆而未飾幾三十年災傷癘疫歲不遑寧今願移置於斯則彼之凶可除此之功可成一舉而兩善兼矣公未及答於是或與一椽桷焉或施以瓴甓焉紛紛籍籍不可勝計公不能遏乃諭上黨

監縣欲託思媽工僦匠從民所欲益其朽蠹飾以甃甓不踰月而落成亭成而其景益奇望之則層巒疊嶂秀壁蒼崖青環翠擁而拔出氛埃者莫不排列乎其前長岡斷阜驪峯象脊蛇蟠鳳翥而盤踞夫坤維者莫不阿附於其後高城深池閭井村落茂林高木瓜分碁置森羅隱見皆寓几席之下平原沃壤莽蒼千里高黍下禾桑疇麥曈蔚乎大田而咸在乎指掌之中凡昔之晦者明鬱者伸潛者露態隱者呈形出沒變現千奇萬象雖有智者莫能測其狀也黎老乃相聚而嘆曰嗟乎潞郡居太行之巔其形勝甲

天下豈其蘊於古而顯於今歟將山林有待而後發歟噫昔之守多因仍今之守皆循謹故神降之休地呈其美而民樂其事然則茲亭之建宜聯郡城請以望州名公曰不然亭之故必由人而後興形之勝必因地而後見是皆已然之陳迹也若夫天而不雨則畇畇原隰化爲滌滌山川雖欲爲亭以保斯樂得乎今旣雨矣麻麥在原禾黍在田環視回顧稼穡滿川今又貧者貢力富者薦賄不召而自至不命而自施則吾與爾爲亭而共享斯樂者民之力而之賜也且夫宣上德而與民同樂者太守之職也亭方將

殖爾根耨爾苗去螟螣鋤去其稂莠以觀爾稼之成當名之曰觀稼衆曰善遂書之時至正三年歲次癸未八月辛酉朔甲午日也建之者誰太守菊軒侯也記之者誰郡人李廷遹也

鑿龍淵序　　周泰　同知

龍淵者五龍山新井之名也山高二千五百尺孤峯奇秀廻出霄漢之表上有龍廟爲神至靈金朝錫以王號居民事之惟謹歲事祭享下山數里取水以供庖釜蓋以山石堅勁不可以鑿故至今而無井焉太守菊軒張侯召諸父

老而告之曰夫醴酒之制作犧牲之烹飪禮器之洗濯而
共民井則亦褻矣我將鑿井於山爲神之用爾民其聽之
衆弗從復告之曰民必以山無水泉之潤而水不能在山
弗可爲井理固然也然而至幽者神至明者人人有所欲
神必從之今焉禱雨而甘澍降祈晴而祥光出神在邇而
非遠也我必鑿之民其勿拒乃出廟門東南三十步指示
其處令守廟者鑿之不數仞而有泉湧出其甘若醴老幼
聚觀無不嗟異民家有疾病者瓶貯以歸往往飲之而愈
侯命名曰龍淵士民曹義等作亭其上具其實請文於泰

嘗惟龍之為神變化不測人而求之於天不知龍之為神矣鼓風霆噓雲霧而上下於宇宙之間者此龍之所以神也是故飛則雨從之潛則水合之亦以示其迹爾今夫在山也石潤而土濡草榮而木盛澤氣相通有泉發源復何疑夫鑿山而為井乎侯能精白乃心焦勞是憂引咎於已誠以事神諄諄然以恤民為急回天災為樂歲神已諒侯之心矣又慮夫民井瀆於祀事必於為井以稱棲神之偉觀掘井及泉此豈常人之所知哉

送李庭芳還山西序　陶凱

山西實古冀晉之域其地山高水深風氣盤薄其人剛勁而質朴其土俗勤於耕稼人多自食其力故其謀生儉嗇其操干戈習戰鬬者皆知勇於義其業儒明經訓者必通明而果斷故上之人樂得其人而用之仕於其郡若縣者亦皆樂得其民而治之我國家受天明命削平羣雄薄海內外罔不臣服乃旁求俊乂以佐衆職而於冀晉之士尤拳拳焉以其人出於風土之性實異他所得一士輙訪求其餘無問已仕未仕者惟其才是用士皆洗心滌慮思效用於特上黨李庭芳氏世儒家仕元嘗掌兵曹國家考謹

宋策召至闕下竣事還山中復賜召與同列至者凡若干人皆授以職事獨庭芳以老疾辭上許之且賜之衣使歸而終老焉然苟以庭芳爲老成練達之士俾任職於朝孰若施教於鄉則凡後進之士有不聞其風而興起者乎庭芳家居四詠有可已堂知非齋始終交杖及萬松亭朝野多士爲文辭述其所志庭芳知可已而已之亦已久矣知今是而昔非者亦已信矣遂與斯杖爲始終交而居萬松之中歲寒不易其操使人慕用而法式之則冀晉之民沾被國家承平之化有不復爲唐虞之世鄒魯之風者乎

此予之所深望於庭芳也庭芳還其同鄉王中立氏與予同官儀曹徵予贈言於是乎書

拙菴看山圖序

李惟馨

山水佳麗武夷爲最次則太行東南壺關陵川之間也壺關縣東南一舍里曰林青郎致道别業聚廬而托處者數世矣鄉曰紫團乃太行絶頂若武夷之幔亭峯也世傳神仙所宅山曰紫團山洞曰紫團洞仙曰紫團師所産人參曰紫團參洞一名曰翠微洞中有潭曰白龍泓澄渟滙其遠近淺深皆不可測盛夏雷雲出於其中舊志云樂氏一

女微子之後採藥於山中常棲於洞服食人参得道仙去宋政和間勅賜冲惠冲淑眞人廟額曰眞澤其他殊名異迹不可勝紀東迤百里而近百丈原康節故居稍南孫登長嘯之所少北則隆慮也峯石峙靈草木秀潤翠松蒼檜夌雲千丈修竹茂林與山無窮葱蒨醲郁撥拂雲霞蔽虧日月名狀罔極羣山竦立芒角峭拔森若劍戟風清雨霽乘輿登覽使人神怡目駭應接不暇如瀑布水簾垂虹噴日天巧提出五嶽三塗似難伯仲但人迹罕到未嘗表麗其勝景也大抵一溪一壑一盤一曲丹崖翠壁叠嶂巑峯

上接霄漢下瞰烟靄試一臨之毛骨聳竪雖洞天神府無以加焉致道每憩於茲時令童僕挈榼提壺或吟咏雲根或獨酌松下因而誅茅結屋扁曰拙庵於是乎奇嵓絕巘環列於軒戶之外几席之上仍命工肖形蠟屐幅巾野服藜杖自名曰拙庵看山圖諗余爲文大凡地有勝景得人而後發人有心匠得物而後開境心相遇固有時耶襄陽峴山蓋諸山之小者而其狀著于荊州豈非羊叔子杜元凱相繼於此以成其勝哉至於流風餘韻藹然被于江漢之間是茲山待其人而後著紫團山有待于致道以彰顯

也致道慎學多聞謙和儒雅胷次灑落襟懷夷曠不爲崖岸斬絶之行近功利未易以動深明於易其吉凶消長進退存亡之理自有繩尺嘗爲郡直學講明傳授他人莫及一領鄉薦以投牒自媒爲耻後不復出門人登第者恒有本末是時閫外得專封拜擢爲陝西儒學提舉亦弗肎就古所謂爵祿慶賞有不可致之人今復見矣自是以來年高而德卲學富而力行教授鄉里叮嚀懇至將以傳其業也雖嘗觴咏於泉石間但遣懷舒興非躭樂放浪如晉人無檢束也好樂於斯者有安重堅實與已志同安重堅實

其道光明寺於致道見之矣歲上章涒灘月重光大荒落

日元黓敦䍧雄山李惟馨序